恓甚故累

越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

格言

是特蠡言不見聽便知王難與處安

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illegible]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

見間
此謂定傾者與人

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亾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

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
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
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
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
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
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
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

定傾者與人

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
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
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
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亾今乃
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

是時即先越亦不利直禍差小耳

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

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

嘻唉之怒甚於裂背數言形神具出眞千古之恨

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得間乃動

王精卒從又歸身無所必致死鬭故許平

乘勝因敝故克稍遲則後矣

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

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

殺諫臣者亡其國可爲永鑑

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

此二難明晉終不可得、是楚終不可伐、以爲過

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

術　中　隱　禍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主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

計本欲劫越師不令毋伐齊而說令伐楚欲疲其師以越不伐楚意在合三晉之交以圖楚故先說以三晉必不動而難之既得其情獨在於分楚乃說以毋得於三晉之合而覺分激使之自動傾危之言眞不可測如此極口說齊魏令

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破其情）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好句）（反難）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應奴）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

矣以圖楚本衡
越合吳之策
爲勢分耳
何必覆軍殺
將汗馬之力
而後效

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

楚軍誠自分
亦自可入顧
入者非其道
耳

戕王至恩以
伐國爲王道

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曰、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微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

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
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
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
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
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
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
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去得妙

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

又夫尤妙

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
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
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
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
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
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
根
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

看他叙得暇豫妙甚

敘事如神

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
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
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
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
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亾長男奈何朱公不
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
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
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

幹事如此妙甚

曲折暇豫文氣悠縱

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
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
私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
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
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
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
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
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

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

全在此等語便得痛快

下得手

危哉人心不可懍念如此

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

禹功賴萬世

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

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

餘波

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

東

顯得乎

趙世家

叙嬰杵立孤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辜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

誅心

斷案

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
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
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
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
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
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
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
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與上語相宣

問最佳古人必死如此其審

宛然眞情苦篤

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

縱不能立而恐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

蓋是時卿專國君不能自主裁如此

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

死不負心

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疑塹　堂　食格君

叙烈侯好音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
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
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
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權辭）
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
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知微）
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

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日方使擇其善者（又權對）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又揷

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　霸下而強其持論類此悖亂之道也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

自古欲建遺俗之功必先其大入爲國表故先緩次義次公子成

遺俗之累言以遺棄時俗爲累也

離騷當作竆

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

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盡也言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

錯綜前語入

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
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敎百姓
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
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始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

戰國士論於商君如出一口始風氣所漸哉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
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

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
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
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
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
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
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
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
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

叅容

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利民爲本）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應令行爲上）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

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儀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

袵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吴之國也故
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
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
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
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
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
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

同之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檝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爾

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敎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言服但取便無關行巳服奇者志則鄒魯儒[illegible]衣必無[illegible]之行而行不免也俗辟者民易

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

前吳越至趙是移無秀士而秀士不絕也

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敘武靈王父子之亂

更移數字

武靈王自號為主父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惠文

此段先敘王雄武

王惠后吳娃子也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

曲折盡事情難

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

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

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
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
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
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
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
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始有私乎田不
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

嫉小人之情

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
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
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
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冷語）
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
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
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

好評

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
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
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
挿根
諸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
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
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
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

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
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
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
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
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
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
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
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

哀哉何其褻
與首相應

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

至此方原主父所爲立少之故鍾愛溺而然後又猶豫而胎禍爲一篇括要可謂深切著明

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哉

敘觸龍諫趙太后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

態度紆徐

卽已病意太后之有苦曰此謂推己及人也

左師諫最妙

不提國故遣

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
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
是豈可復強
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
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
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
情素甚
少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
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

長安君乃爲長安君謀深遠而遣長安君又不遽爲長安君謀先爲其少子乞恩就愛少子投其所好精彩令初入時遽隙此情太后即知其爲有爲之言一語距塞終不得開口乃先設幾折有謂無謂衰老人情素寒暄語

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委宛

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

此後太后反屢問而左師答先用

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情矣可謂善致人者

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

妙甚

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

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

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

平其氣息其怒真長於諷諭者真孔門諫從其諷家法

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
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
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
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
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
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
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
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

者錢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日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日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

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

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

去古未遠諸
辭讓語默皆
中度可法
終不名言

計故有長平之禍焉、

魏世家

李克論置相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格言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格言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

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

痛快

更着一鞭令無聽啜汁者

爲弟子。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

言

啜汁者之言亦格言然非爲太子言之也

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妙語）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韓世家

陳軫疑韓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

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
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
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
幷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
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
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
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
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

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殉韓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

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

二段長短相

齊世家

敘齊威王之霸

二〇字〇句

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

便亂做無治法

是齊威之霸甚速騶子

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應東方以寧）
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
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應國人不治）
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應諸侯並伐）
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
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
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

妙在重述一遍而意各重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張）醳之（弛）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辭也王曰辭語音（三〇字〇結〇）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收上）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生下）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格言

叙騶子用齊郤述辨髡問答語妙

先得君

得君有機

囘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

叠上翻去

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

結

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

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

收上

生

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

全亾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

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

次得民

次用人

次行政

騶忌子所志適止此智計去商君遠甚

而不能傳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善說哉

有受之之意故卒

利害曉然故王應如響

蘇代勸齊湣王去帝號

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微言妙）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
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
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
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
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
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
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

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
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敘齊所以亾

襄王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
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
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
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
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

二句典
漢武是耶非
耶之歌本此
會捜奇結

直是以卜筮
當易

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亾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亾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

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鄭世家贊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刼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萬世爲士之勸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情深思遠）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廻留之不能（黯然之思似不欲）（更道一語）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仲尼之德至矣極矣言不足以形容故贊惟致景

仰慕歎之心焉一唱三嘆之文愈讀愈有味

仲尼弟子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子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

終